

2010 中国年度儿童文学

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◎选编

高洪波 方卫平 ◎主编

谨以此书献给普天之下爱做梦的孩子们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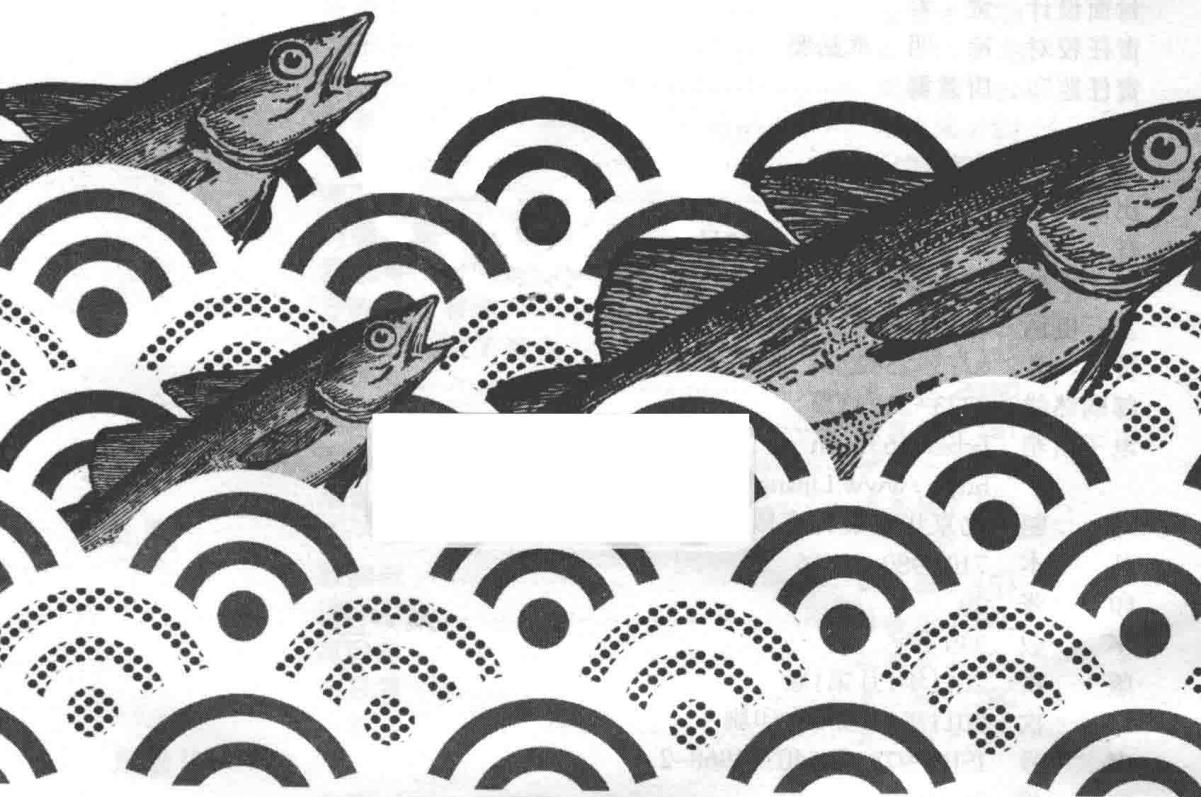
漓江出版社

民益（七）出版策划

2010 中国年度儿童文学

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◎选编

高洪波 方卫平 ◎主编

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0 中国年度儿童文学 /高洪波, 方卫平主编; 中国作家协会
儿童文学委员会选编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1.1
(2010中国年度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407-4968-2

I. ①2… II. ①高… ②方… ③中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作品综
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34076 号

2010 中国年度儿童文学

主 编 高洪波 方卫平
选 编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
责任编辑 周群芳
封面设计 蒙 希
责任校对 徐 明 章勤璐
责任监印 唐慧群

出 版 人 李朝晖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
邮 编 541002
发 行 电 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0
传 真 0773-2582200 010-85800274
邮购热线 0773-2583322
电子信箱 ljcb@163.com
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
印 制 北京华宝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 710×980 1/16
印 张 20
字 数 349千字
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4968-2
定 价 29.80元

漓江版图书：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：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015 / 鸡飞狗跳	——	吴洲星
021 / 喜 欢	——	李晓东
025 / 爱 我	—— (节选) 李可染长门夜思	王蒙
025 / 爱 上	—— (节选) 王蒙和于坚要去	李锐
025 / 爱 生活	—— (节选) 只一颗老将李锐	王蒙
025 / 爱 国旗	—— (节选) 老将回望蓝天海	王蒙
025 / 爱 祖国	—— (节选) 千军万马人员真良	王蒙
025 / 爱 中华	—— (节选) 老将去见小球赛	王蒙
025 / 爱 故乡	—— (节选) 小个一岁行	王蒙

小说

老潘	吴洲星 / 1
为了让你多看我一眼	沈石溪 / 16
叫喜	盛永明 / 33
叮当响的花衣裳	周 静 / 44
另类老妈和我的成长语录	岑 桑 / 54
吃饭的故事	梅子涵 / 59
猎鹰记	安逢逸 / 64
盒子	山 山 / 78
暖	闫耀明 / 84
梅雪	李秋沅 / 91
采菱曲	吴新星 / 103
来喜	简 平 / 109
病毒，正在扩散	翌 平 / 116
我能有一只唱歌的鸭子吗？	常新港 / 128
赤赤赤赤有名	王 岚 / 136
燕小北的栗子男生	胡晓燕 / 143
尊严	老 臣 / 150
当时光流逝	詹丽娜 / 161
豆妮	伊 尹 / 170
潮起潮落	薄草娥 / 178

儿歌

数脚歌	张继楼 / 187
送	赖松廷 / 188
荷叶床	欧澄裁 / 189
向日葵	宏 坡 / 190
小拳头	黄绎霖 / 191

儿童诗

我们，都在风景中	林焕彰 / 193
下雨的天气	金 波 / 195
动物学校的故事	乔小娟 / 197

我梦见	张晓楠	/ 200
鸟儿的心	高 璞	/ 202
我家门外有只年 (组诗)	漪 然	/ 204
去接麦子回家 (组诗)	王 霞	/ 208
童年的生活是一只漏斗	王宜振	/ 213
秋天的夕阳很香	刘保法	/ 215
桃花开	星球王子	/ 217
月亮是人间的孩子	罗小十	/ 219
我和小美去看雨	谢小未	/ 221
我有一个小姐姐	任溶溶	/ 223
迷路的小路	唐池子	/ 225
花团团	张怀存	/ 227
参观蚂蚁窝的注意事项	张型锋	/ 230
记忆中的唯一 (组诗)	李德民	/ 232
雪笺	郁 旗	/ 236
弄丢了	任小霞	/ 237

散文

刀疤老桂	桂文亚	/ 239
冬天的自助美味	程建华	/ 243
麦茬地	孙君飞	/ 245
记忆里的乡味	李蓉盛	/ 248
渡口的芦苇	张寄寒	/ 252
阳光的味道	周 伟	/ 256
那一片葵花	雁 阵	/ 259
艾香如凝	北 董	/ 267
也是人生一课	孙幼军	/ 271
灯	汤素兰	/ 277
十六岁的傅家坡	萧 萍	/ 281
相传有爱	沁 涵	/ 290

报告文学

豆蔻女孩，孝心成就大爱	丁晓威	/ 297
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

儿童相声剧本

拇指哥	刘书芳 王毅泽	/ 305
-----	---------	-------

在父亲的身上，良子没有看到他以前的影子。老潘是他的父亲，但老潘不是以前的老潘。老潘是昨天的老潘，而老潘不再是今天的老潘了。老潘是老潘，但老潘不再是以前的老潘了。

老 潘

吴洲星

良子姓潘，老潘是他的父亲。

老潘的那些朋友们都是这么“老潘老潘”称呼他的，很随意的样子。良子第一次听见别人这么叫的时候觉得很有趣。

老潘在一家化工厂上班，烧锅炉，每天上下班都骑着他那辆黑色的永久牌自行车。老潘很爱惜他的自行车，每逢周末就将它擦得干干净净。良子第一次叫老潘的时候，老潘正蹲在院子里擦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。良子就冲着他的背影出其不意地叫了一声：“老潘！”

老潘专心于擦车，没防备儿子突然这么一叫，吓了一大跳，一个踉跄，几乎摔在地上。他还知道是儿子在恶作剧，以为是自己的哪个朋友来了。一回头，却看见良子站在那里笑嘻嘻地看着他。老潘恼怒地把手中擦车用的擦布往良子身上一扔：“小兔崽子，没规没矩的，看我不打你。”良子嘻嘻一笑，躲过扔过来的擦布，高跳着叫着：“老潘！老潘！”然后在老潘起身前逃遁得无影无踪。

那是良子很小时候的事情了。

良子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老潘下岗了。从前还在化工厂烧锅炉的时候，老潘的烟瘾就很重，因为锅炉房是一个危险场地，严禁抽烟，老潘只好在耳朵上夹一支烟，烟瘾犯了就拿下来放在鼻子底下闻一闻。下了班，一出厂门，老潘就迫不及待地掏出打火机，把夹在耳朵后面的烟点着了，狠狠抽上一口，然后边骑自行车边美滋滋地抽着烟回家。那时候良子觉得老潘抽烟

的样子特别帅，特别男人。

下岗后，老潘烟抽得更凶了，整天窝在家里抽，差不多一天两包。每天良子放学回家的时候，还没开门，就闻到一股浓重的烟味。一打开门，屋子里乌烟瘴气的，老潘窝在沙发上睡觉。烟灰缸里堆满了小山一样的烟蒂和厚厚的香烟灰。

下了岗的老潘脾气变得很差，动不动就骂人，还爱和良子的母亲吵架，良子都有些受不了了。终于在良子五年级学期结束的时候，母亲走了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良子觉得，从那时起，老潘整个人都变了，变得有些颓废了。胡子拉碴，头发乱蓬蓬的像顶了一蓬秋草，眼神也是乱糟糟的，从前那种精神不知跑哪里去了。

那时候，都是良子的奶奶来照顾父子俩的。良子的奶奶住在城外，离良子家很远，从奶奶家到良子家要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。良子的奶奶每天都颠着一双小脚摇摇颤颤地来良子家给他们烧饭、洗衣服、收拾屋子。奶奶看见老潘那颓废的样子就叹气抹眼泪，不知劝了多少回，一点用处也没有。直到有一天，奶奶不知怎么一直都没有来，良子饿了就自己去厨房泡了一碗面。

还没吃上一口呢，良子的爷爷突然就进来了。他是拄着拐杖来的，良子的爷爷怒气冲冲地踢开门，一走进屋子，看见老潘窝在沙发的角落里睡觉，不由分说就举起拐杖没头没脑地朝老潘身上打下去，一边打一边骂：“畜生，败家子，你看看你这熊样，可还有一点人样！”

良子就愣愣地看着老潘被爷爷的拐杖打得跳起来，一边躲一边跑，那样子狼狈极了。老潘一直跑到房间里，关上门，爷爷还在房门外面骂骂咧咧。良子在骂声中听明白了，原来奶奶在来良子家的路上由于劳累过度晕倒了。

老潘直到爷爷走了才出来。

事实证明，爷爷的这顿揍是有效果的，不久之后，老潘就重新振作起来了。有时候，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如何，是能够从一个人的外表上看出来的。对于消极的人来说，什么都不重要了，所以就会服装不整，邋里邋遢。只有那些对生活有着积极态度的人才会注重自己的仪表。有一天，也就是老潘挨打之后不久，良子就发现老潘把胡子刮了，头发也剃了，脑袋光光的，像个青瓜瓢子。良子知道，从前的那个老潘又回来了。

老潘开始四处找工作，自寻出路。在四处碰壁之后，他又推着板车，贩卖起了水果。在卖水果之前，老潘还卖过袜子，卖过烤鸭，甚至做过黄牛，



倒卖过火车票。良子见过老潘卖袜子，就在菜市场门口。

离良子家不远处有一个菜市场，市场里面卖菜，外面卖各种生活用品，那里挤满了小商小贩，卖什么的都有，大到电器家具、各种廉价劣质的服装，小到打火机、针头线脑，一应俱全。卖东西的大多是中年妇女和头发花白的老太太。

良子每天去上学的时候都要经过那个菜市场。良子看见老潘挤在里面，站在堆积如山的袜子山上，像周围那些妇女那样大声地吆喝着。老潘卖的是那种厚厚的毛袜，良子注意到老潘的脚上也穿着一双红色的厚毛袜，牛高马大的老潘站在五颜六色的袜子堆中，显得那样滑稽和可笑。良子把头一低，匆匆走过去了。从此之后，良子每天上学都要避开那个菜市场，宁可绕远路走。不过，因为竞争激烈，生意不好，老潘的袜子生意没做多久就收摊了。

后来老潘又卖起了烤鸭，每天推着一辆小车子，车子上架了一台玻璃柜，方方正正的，开了一排窗户，像一间透明的小房子，里面挂着一排铁钩子，铁钩子上倒挂着一只只油油的红彤彤的烤鸭。老潘卖烤鸭的那段日子，良子家的餐桌上顿顿出现鸭头、鸭屁股，或者卖剩的烤鸭肉。吃得良子直反胃，甚至觉得自己身上已经长满了鸭毛，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只要一闻到烤鸭的气味就有种想吐的感觉。庆幸的是，良子家的烤鸭终于以烤鸭生意的冷清而匆匆收尾。而老潘倒卖火车票的“工作”也在扫黄打非的严整之下惨淡收场。

良子担心这一系列的失败又会挫伤老潘的信心。他没想到的是，老潘比他想象中坚强。不久之后，老潘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辆平板车，叮叮咚咚捣鼓了一阵，又把他的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改装了一下，最后改装成了一辆手推车。老潘最让良子佩服的就是他这一点：小时候，良子玩的那些玩具，像陀螺啦，铁环啦，弹弓之类的都是出自老潘之手，别的小伙伴虽然也有弹弓、陀螺，可是比起良子的，那就差远了，这是最让良子自豪的一点。

老潘就这样开始了他的贩卖水果的生涯。

每天早晨天蒙蒙亮，良子还在睡梦中的时候，听到门咔嚓一响，良子知道老潘推着他的流动水果摊出门了。从此，良子家里就开始充盈了水果的芬芳。相较于烤鸭的气味，良子更喜欢水果的香气。

良子挨打是在老潘开始做水果生意的一星期后。

那天恰好是良子的15岁生日。放学后，和良子一起回家的还有他最好的

朋友强子。因为今天良子过生日，所以他把强子也带回了家。回到家的时候，老潘还没有回来，老潘总是要在别人家吃晚饭的时候才进门。家里冰锅冷灶的，什么吃的也没有，这让良子有些失望。良子在家里搜索了一番，在厨房里发现了一堆西瓜。正是入秋的时候，西瓜已经是非常少见了。良子知道那是老潘囤积的货，老潘曾经告诉过良子，说再过一阵子，他把这些西瓜卖了，就能挣上一笔了。老潘说这些话的时候眉飞色舞的，很为自己的决策得意。

吃西瓜之前，良子确实犹豫过到底要不要吃。可是他想到今天是他生日呀，一个小小的西瓜算得了什么呢？所以他还是捧了两个西瓜，在客厅里和强子一人一个对坐着吃起来。入秋的西瓜很甜，别有一番滋味。良子和强子美滋滋地吃着。

吃得正欢，老潘忽然进来了。

事后良子想起，那天老潘的脸色很差，脸拉得老长，像一只苦瓜。不过后来一系列的情景使他忽略了这一细节。老潘开门进来，看见一地的西瓜皮、西瓜子和屋子里两个埋头吃西瓜的孩子，顿时愣住了。良子他们见老潘进来，也愣住了，捧着西瓜，呆呆地看着老潘。三个人全都愣在那里。强子和良子都注意到老潘的脸当时就刷地黑了。

强子识趣地叫了一声“潘叔叔”就悄悄溜走了。良子顿时觉得很丢面子。

老潘一声不吭地沉着脸往屋子里走。谁知一不留神，没注意到脚下的西瓜皮，一脚踩上去了。随着哧溜一声，老潘就乘着一块西瓜皮滑出去了，紧接着和客厅里的桌子有了一次亲密接触，一个响亮的吻之后，桌上的热水瓶和杯子也积极行动起来，一个个像喝醉酒的醉汉，摇头晃脑了几下之后就接二连三地倒了下来。等良子去抢救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做垂直运动，然后乒乒乓乓地摔在地上，粉身碎骨。一眨眼工夫，地上就一片狼藉，满是亮晶晶的玻璃碎片。老潘自己也摔在了地上，良子记得当时老潘的整张脸都皱起来了，像风干的杭白菊。

良子脸都吓白了，目瞪口呆地看着老潘。

老潘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忽然恼羞成怒地抓起地上没吃完的半个西瓜，往地上狠狠一摔，骂道：“我叫你吃，我叫你吃！”

西瓜落下来，摔在地上，好像哗的一声笑了，笑成了无数碎片。红色的西瓜汁流淌了一地，像流了一地的血。

良子不知道老潘为何会突然大发脾气，他只觉得满腹的委屈在那一刻爆

发出来：“不就是吃了你一个西瓜吗？值得这样吗？你就知道钱，就知道钱！”

老潘看着大吵大闹的儿子，忽然抬起手打了良子一个耳光。

这一耳光下去，两个人都愣在那里了。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，在这一分钟里，世界一下子变得那么安静，甚至能听见外面的树上一只秋蝉细弱的鸣唱。

然后良子悲伤地号啕起来：“你打我！你打我！你会后悔的！”

良子跑了出去，“砰”的一声把悲伤的世界关在门后。

离家出走的良子就这么在路上一直走一直走，没有目的，也没有方向。街道两旁的路灯依次点亮了，各色的霓虹灯也亮了起来，等到良子的脸上映出一条条残缺的霓虹灯的灯影，他这才发觉自己已是泪流满面。他觉得自己很没出息，可是眼泪还是不争气地刷刷流下来，流过肿起的脸上时隐隐作痛。

他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从今以后再也不回那个家了。他恨所有的人，恨那个曾经被他叫做爸爸的人的自私与暴力，恨妈妈的不负责任，丢下他一个人一走了之。最后他悲伤地发现自己是无家可归的。

良子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了一会儿，最终想起了年迈的奶奶，他发现只有奶奶家是他最后的，也是唯一的归宿了。良子擦擦眼泪，朝着奶奶家的方向走去。良子出来的时候身上一分钱也没有，他愣是靠一双脚走路到奶奶家的。

倔强的良子走到奶奶家的时候差不多已经8点了，从小到大，良子从来没有走过这么长的路，他的两只脚肿得像两个馒头。奶奶帮他打来洗脚水，看到良子脚上的一溜儿水泡，眼泪哗的一下就淌下来了，一个劲地说：“作孽哟，作孽哟。”

良子后来才知道为什么那天老潘的脾气会那么差，原来老潘的流动水果摊没有去相关部门登记，老潘属于无证摊贩，那天连车带物被城管扣下了。

是爷爷告诉他的，爷爷还说：“他也不容易呀，又当爹又当妈。”良子不知道，为什么一向帮着自己的爷爷也为他说话。良子虽然一声不吭，可是眼里还是闪起了泪花。

二

最终良子还是回了家。

良子回家那天，老潘显得很意外，也很惊喜，他兴奋地搓了搓手，说：

“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”

良子瞪了老潘一眼。

回家后的良子不再轻易和老潘讲话，也不再开口叫爸爸了，好像这两个字也已被那一巴掌打碎了，从此从良子的字典里消失了。

那个暑假，良子开始喜欢找各种各样的碴子，故意激怒老潘，每次看到老潘发怒的样子，心里总隐隐觉得一丝快意。

良子觉得他和老潘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剑拔弩张起来，从前那种有着亲密关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，再也没有了。他开始和老潘斗争，尽管这种斗争是暗无声息的，可是比真刀实枪更有硝烟味。

开学后的一个星期一早上，良子收拾好书包准备去上学。老潘坐在桌子旁喝粥，就着桌上的一碟咸菜和酱黄瓜。难得这一天他在家。良子走到他身边，把手一伸，说：“今天要交学费。”然后从嘴里报出一个数字。

老潘夹了一筷子黄瓜，嚼得咯嘣响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怎么又要交学费了？”

良子一声不吭地站在老潘身边。

老潘忽然把碗一摔，说：“你问谁要呀？哑巴啦？叫也不叫一声，我上辈子欠你啦？”

良子把头一扭，就转身走出了房间。

接下来的几天良子都再没提学费的事。父子俩明争暗斗地较量了好几天，直到有一天早上，良子背上书包刚要出门，老潘没好气地叫住他：“等等。”良子站得笔挺挺的，背向着他。老潘赶上来，把一卷钱塞到良子手里，恶声恶气地说：“老潘家没见过你这么倔的，拿去！上辈子欠你的！”良子把钱紧紧地捏在手里，抿着嘴，面无表情地走了。

走出屋子的时候，良子的脸上露出一丝胜利的微笑。

老潘卖水果每天都早出晚归的，为了多挣钱又去赶夜市，连家也顾不上回了，有时甚至一整天都见不到他人影。因为等老潘回到家的时候，良子早就睡了。半夜良子起来上厕所，听见老潘的房间里传来雷鸣般的呼噜声，这才知道他回来了。良子轻轻推开门，看见熟睡中的老潘衣服也没脱就趴在床上睡着了。

家里的活老潘顾不上，全扔给了良子。良子开始笨拙地学着洗衣服，学着做饭。良子第一次洗衣服的时候，用了整整半包洗衣粉，老潘穿上良子洗的衣服时闻了闻，说：“怎么一股肥皂水的味？”良子做的第一顿饭整个饭锅都黑了，像个黑脸的包公。老潘就说：“就这饭喂猪吃还差不多。”良子

没好气地说：“谁没第一次？爱吃不吃。”老潘虽说嘴上抱怨，可还是穿良子洗的有肥皂水气味的衣服，吃良子做的包公饭。

父子俩嘴上谁也不饶谁，可是彼此谁也离不开谁。良子有一回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个故事，说的是两只刺猬，冬天为了取暖靠在一起，结果将彼此刺伤。良子觉得他和老潘就挺像这两只刺猬的，将彼此刺得鲜血淋漓。

良子对老潘的态度改变是他念初二的时候。有一天，老潘搬水果时把腰闪了，第二天起来的时候，疼得直哼哼，可依旧咧着嘴艰难地把水果装上车。

那天是星期天，看到老潘要出门，良子忍不住说：“别去了，看你这身体。”老潘一点也不领良子的情，说：“我不去，喝西北风呀？”

良子咬咬牙，说：“我去！”说着就抢过老潘手里的车子。

老潘愣了一下，轻蔑地说：“你？”

良子最讨厌老潘看不起人，他扔下一句：“别看不起人。”就歪歪扭扭地骑着车走了。

半个小时后，良子就站在菜市场门口了。这里曾经是老潘卖袜子的地方，良子之所以选择这里是想到这里人多。他把车子停好，把水果一样样摆开来。谁知还没等他把摊子弄好，一个手臂上戴着红袖章的老头过来了，用手指指良子说：“喂，卖水果的，交钱，一块。”

良子很讨厌他的语气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交什么钱呀？”

老头很不耐烦地说：“你懂不懂规矩？摆摊子要交摊位费。”

良子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我又没在市场里面。”

老头立刻凶神恶煞地说：“什么里面外面？一个样！你不交钱就给我走人。”

良子气得真想卷起袖子和那个老头打上一架，幸亏旁边一个卖蔬菜的阿姨出来解了围，对良子说：“在外面摆摊也是要交钱的，我们也交了，这是规矩。”

良子只好忍气吞声地从饭盒里掏出一个硬币，交了摊位费。红袖章老头临走前撇撇嘴说：“哼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还想出来赚钱，回家吃奶去吧。”

良子气得直想骂人，好不容易才按捺住了。他铁着脸把水果从箱子里拿出来，直到摊子摆开来了才稍稍消了心中的怒气。

出师不利弄得良子很泄气，不过他安慰自己一切都会好的。可是，事情并非他想象中那样顺利。良子的水果摊前顾客寥寥无几，大多数人都是在摊子前看了看就走开了，有的甚至挑了半天，良子以为买卖要成了，谁知那些人却又放下水果走了。良子忍不住抱怨：“不买你看什么呀？”

一句话把旁边那个卖蔬菜的阿姨说笑了，说：“小弟弟，你头一回做生意吧？一看你就觉得不像，做生意哪有那么简单的，卖东西就是让别人看的呀。”一席话把良子说得面红耳赤。

后来好不容易做成了一笔生意，是一个中年妇女，称了三斤香蕉，良子心里正高兴呢，谁知称好了香蕉，那个中年妇女又嫌良子的香蕉太贵了，还跑到旁边的摊子上用别人的秤称了一下，分明是怕良子的秤不准。良子忍着气，把价钱压低，说了半天才把价钱谈妥了。可是在付钱的时候，中年妇女硬是要把零头拉掉，为了几角钱斤斤计较了半天，还说不拉掉她就不买了。良子一气之下说：“你爱买不买！”就把装在袋子里的香蕉倒了出来。中年妇女愣了一下，脸一下子拉长了，顿时指着良子的鼻子破口大骂起来，最后在别人的劝说下才骂骂咧咧地走了。

那个中年妇女骂良子的时候，围观了很多看热闹的人，良子低着头，脸红一阵白一阵，一句话也说不上来。等人散开了，良子才抬起头，委屈得眼泪一下子就汪了出来，他狠狠地把眼睛在肩膀上擦了一下。

卖蔬菜的阿姨就来劝良子说：“孩子，你这样做生意不行的呀，会得罪顾客的，这年头钱不好赚呀。最难的就是做生意，风里来雨里去，还要受各种委屈，有了委屈要忍一下，不然这生意就没法做了。”

良子点点头，不知怎么忽然想起了老潘，这才体会到，原来老潘挺不容易的。

良子在菜市场门口站了半天，站得腰酸背痛，嘴巴说干了，总算做成了几笔生意。他看着手心里躺着的几张纸币，觉得沉甸甸的。

快到中午了，良子从家里带了盒饭，他刚扒了几口，忽然听见有人叫他，良子抬头一看，原来是他的同班同学陈红。陈红是他们班的学习委员，成绩很好，人也很漂亮。良子看见陈红，不知怎么脸红了。

陈红笑嘻嘻地走到他面前说：“潘良子，你怎么在这里摆摊呀？”

良子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我爸爸腰扭伤了，我来帮他看摊子。”良子忽然意识到从他嘴上溜出的“毛”，你什么时候忘这个字。

陈红叹了口气走了，良子看着她。

良子回过头人笑了笑，轻声说：“哪里？”

陈红皱着眉头说：“和你一样，帮我妈做事，买菜。”

良子挠挠头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陈红在良子那里挑了一个苹果，付钱的时候良子坚决不要，陈红就说：

“那怎么行？这又不是你的水果摊，是你爸的，赶明儿……”她说到这里忽然没说下去，脸一红，丢下一句：“我走了，我妈还等着我呢。”就匆匆走了。

倒是良子愣了半天，回味着陈红的话，觉得她的话还没有说完。

良子吃完午饭，刚把饭盒子收起来，就看见老潘一手托着腰像个孕妇似的来了。

良子把头一扭，装做没看见。

老潘走到摊子前，敲了敲板车，说了一句笑话：“喂，买水果。”

良子想笑克制着没有笑。

老潘问：“怎么样？”良子没回答。老潘就自己转到摊子里来，打开那只放钱的旧饭盒子，看见里面放着的零零星星的散钱，笑了：“我就知道你不行。”

良子把嘴一撇：“谁说的，还有半天呢。”

老潘笑了笑，说：“行了行了，你回去吧。”

其实良子早就累了，不过他仍旧赌气说：“我不走。”

老潘说：“两个人，就这么干站着，天上也不会下钱来的，我一个人就够了，回去吧。”

良子心动了，不过拿眼看了看老潘的腰说：“那你腰怎么办？”

老潘受宠若惊地说：“哟，晓得心疼我啦。”

良子把嘴一撇：“少来。”

良子很长时间没有和老潘这么亲热过了，觉得有些不习惯，老潘今天好像也特别的高兴。

良子走了几步，老潘冲他说：“喂，锅里给你焖了饭。”

良子头也不回地说：“知道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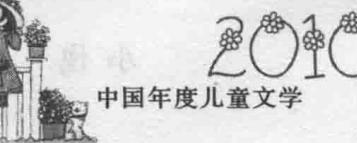
路过一家药店的时候，良子进去买了一瓶治腰伤的松节油。

三

那天，良子正在上课，忽然班主任找事，班主任说：“你来一下办公室。”

良子不知道是谁，就稀里糊涂地去了。秋天，可阳光依旧有些刺眼，晃得人睁不开眼，良子进去的时候

出了什么事，那时候他忽然听见有



个声音叫他：“良子！”这声音听上去很耳熟，可良子一下子想不起来是谁。

在他努力回想的时候，那个声音又颤颤地叫了他一声：“良子！”

良子的眼睛依旧被太阳晃得睁不开，他还在想这是谁呢，班主任说：“良子，你妈妈叫你呢，你还不去？”说着就把良子推了一下。

良子脑袋里轰地响了一下，什么也不知道了，他只感觉到有双手臂紧紧地抱住了他，抱得他肋骨都疼了。那人还呜呜呜地哭起来，热气一蓬蓬扑在他的颈上。可是良子就这么傻傻地站着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良子的母亲大概也觉察出了良子的异样，把他仔细地看了看，说：“良子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你妈呀。”

良子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我妈早就死了。”

良子的母亲在听到这句话后，所有的热情在瞬间冷却下来。

后来，良子的母亲在校园里和良子散步的时候直接说白了，她说：“良子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这次就是来接你走的。”

良子听到这句话眯着眼打量了一下母亲，他这才发现母亲已经变了，已经不再是从前他所熟知的那个母亲了，眼前的母亲穿着白色风衣，身上散发着一股陌生的香水味，显得高贵又陌生，明明站在他面前触手可及，可是良子却觉得这样遥远。

他听见母亲的声音遥远地飘过来：“我听说了，他打过你，你在这样的环境不行呀，你要是跟我走，我马上就让你进最好的中学，念完中学就送你出国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母亲还说：“你要是现在同意了，我现在就接你走。”

良子抬起头，这才注意到校门外停了一辆黑色的轿车，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倚在车门上，见良子他们在注意自己，就朝这边点了点头。

可是良子自始至终都没有说一句话。

最后母亲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和她一个样，都没良心。”她从名贵的皮包里掏出一支笔，在一张纸上刷刷地写下一行数字，塞到良子的手里说：“这是我的号码，你要是跟了我，以后相通了就给我打电话。”

她叹了口气，走到穿西装的男人身边，不知向那人说了什么，两人一起钻进了轿车里。

良子抬头看着天，昏的天空阴暗得像一只灰色的蝙蝠，只有夕阳鲜艳而灿烂，他眼中的红太阳开始一点点晕开来。

良子没有把母亲来找过他的事情告诉老潘，他觉得这是他一个人的秘密，包括纸上的那串数字。

四

良子出事是在母亲来看他的一个月之后。

事情缘起于一张家庭情况调查表。那天班主任发下这么一张表，让大家填好了交上来。良子写好了也交了上去。班主任拿了表就走了。过了一会儿她又回来了，把表扔给良子，指指“母亲”这一栏，说：“填完整。”那一栏一片空白。良子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我没有母亲。”班主任生气地说：“胡说！难道你是石头里蹦出来的！”班里的同学就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。良子暗暗咬着嘴唇，把拳头都捏紧了。陈红知道良子的情况，赶过来在班主任耳边轻轻说了几句，班主任愣了一下，脸上很不自然地说：“怎么不早说呀。”把表格收起来就走了。

班上一个叫胡军的向来和良子关系很不好，下课的时候他有意无意地走过良子的身边，轻声地说了一句：“没娘的野种！”

良子顿时红了眼：“你再说一句！”

胡军哼了一声说：“谁承认谁就是野种。”

他这句话刚说完，良子抓起一个蓝墨水瓶就朝胡军的头上砸了下去。一声尖叫中，班上的同学看见胡军的头上红蓝一片了，血汨汨地冒了出来。胡军摸了一下自己的头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

良子冷眼看着胡军，他从心眼里看不起胡军，就这么一点血也值得哭？真是个脓包！

早有人报告了班主任，班主任赶到教室，一看胡军的样子，指着良子的鼻子大骂：“你真是太不像话了！”

良子也不为自己辩解，他把头转向窗外，沉默地看着窗外操场上的一株梧桐的叶子在秋天的阳光里飘散下来，叶子落满了一地，像一地的悲伤。接着他看到胡军的父母也来了，胡军的母亲一看自己儿子的惨相就哇的一声搂着儿子哭了。胡军的父亲青着脸，上来就给良子一拳，后来被班主任拉住了。良子艰难地爬起来，依旧看着窗外。随后，他看见老潘惶惶地从校门口跑了进来。人到中年的老潘身体有些臃肿了，跑起来很不利落，一面跑一面还用袖子擦着头上的汗，样子很笨拙。良子忽然有些可怜老潘。

是班主任打的电话，老潘扔下水果摊子就匆匆忙忙赶来了。良子平静地看着老潘气喘吁吁地跑到自己面前，他就这么看着老潘，目光异常坚定，他丝毫也没觉得自己有哪里做错了，他容不得别人侮辱自己，侮辱他的母亲。可是老潘一看到满头墨水的胡军，一句话也没说就给了良子一耳光，然后他咬着牙，恨铁不成钢地说：“我一个人在外面拼死拼活已经够累了，你怎么就不能安安分分的，还老是给我添乱，啊？”

良子脸上挨了重重的一耳光，打得他几乎两眼冒金星，这一耳光把他对老潘仅剩的温情也抹杀掉了，良子觉得自己的心在瞬间冷下去。可是他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挨了打之后哭闹，而是捂着被打肿的脸异常平静地看着老潘，就这么一直看着。老潘看见良子的目光瞬间变得陌生而坚毅。那一刻，老潘有些后悔自己下手这么重，他想伸出手，可是良子的目光使得他的手畏惧了一下。良子看着老潘的手在空中停了停，终于疲软地垂下来。他轻蔑地笑了笑：“我就知道你会这样，这就是你们老潘家的好传统。”然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转身走了。

老潘眼里的光彩顿时暗淡下去，像两盏破旧的灯笼。

五

良子没有离家出走，他回到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静静地坐了一会儿。他的手不经意间碰到裤兜里的那张纸条， he 把它掏出来，看着看着，不知为什么，挨了打之后都没掉一滴泪的良子，在这个时候异常悲伤起来， he 听见窗外的风穿过空旷的长街，引起长远的回音，像某种遥远的呼唤。良子的眼泪终于在这个时候一滴一滴地落了下来，把字模糊了一片。

良子在房间里一直坐了很久，直到天黑了，才听到开门的声音，他知道是谁回来了， he 漠然地坐在那里，一动也没有动。

良子听见门外轻微的脚步声，他知道那里站了一个人，默默地站着，像站了一个世纪。 he 静静地等了一会儿，很久之后才听见了迟疑的敲门声。

良子打开门，看到了外面站着的老潘，他就这么平视着老潘，心中充满了英勇。

眼前的老潘好像瞬间老了许多，他的声音也像充满了灰尘，声音喑哑地说：“整件事情我都知道了……我不该打你……”

良子在心里轻蔑地笑了一下。